新观察

# 架起科幻的望远镜，望向人类文明的深空

## ——2026年成都科幻周·2026科幻星云嘉年华综述

■本报记者 康春华










①2026科幻星云嘉年华启动仪式现场

②第三届成都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颁奖现场

③《宇宙观察者》图书签售会现场

④第十七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星云大合影

科幻长风，起于菁蓉湖畔。一场科幻嘉年华播撒的火种，渐成科学与人文交融的浩荡潮流，为新时代文学拓展通往浩渺深空的广阔疆域。

11月13日至15日，2026年成都科幻周·2026科幻星云嘉年华在四川成都科幻馆举行。第三届成都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、第十七届华语科幻星云奖、第七届少儿科幻星云奖同期颁奖。弦歌嘹亮，余音不绝。活动期间，300余位来自国内外的科幻作家、学者、出版人、产业从业者，共同追问科幻创作的人文使命，谋划科幻产业的未来发展。

### 重拾“人是什么”的永恒追寻

活动周期间，第三届成都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成果发布会率先揭晓。在文学类奖项中，顾适《彼岸之路》获最佳短篇科幻作品，程婧波《悬崖上的普鲁斯特》获最佳中篇科幻作品，宝树《羽蛇的天空》获最佳长篇科幻作品，马传思《强磁心》获最佳少儿科幻作品；在AI与IP方向，井鸽《科梦与加菲猫》第一季《星露奇旅》获最佳科幻AI剧集，文昊文化“荒星计划”获最具开发潜力原创科幻IP；SoReal天宫科幻基地、烧火工一刘慈欣科幻童话沉浸体验空间、在水一方科幻馆·三体未来学院、《南天门计划》上海288基地、2026Inclusion×Yuri尤栗「超现实」AI科幻音乐会五个项目均获评最佳新晋科幻场景。从文学创作到产业集聚，成都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以想象力为引擎，持续培育和释放产业动能。

人工智能技术狂飙突进，正在深刻重塑人类文化与内容生产的版图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邱华栋在致辞中表示，从文学的审美演进来看，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归根结底是对人类数千年文明既有语料的提炼、重组与模仿。它是一面巨大的后视镜，映照的是人类过去的经验总和，无法真正替人类推开未知的审美之门。正因为基于计算与模仿，AI生产的内容极易坠入模式化、流水线式的桎梏。流水线产物精准计算的是多巴胺的分泌增量，试图捕捉的是手指滑动屏幕时的短暂注意力，唯独遗忘了对人性幽微之处的长久凝视。“在AI高歌猛进的当下，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创作，恰恰应当完成一次深刻的向内回归，那就是回归文学的本性，去描写人、关注人、悲悯人、照亮人。”

多场科幻路演、产业对话与圆桌讨论活动相继举办。AI技术带来创作流程的颠覆，是业界聚焦的核心议题。长期以来，从文字的孤灯苦吟到画面的视觉转译，再到影视与游戏的衍生开发，文化内容产业遵循的是线性的发展链路。无论是剧本还是小说，往往要经历漫长的市场检验与文本沉淀，才能迎来跨媒介的成熟表达。当下的AI技术极大压缩了从灵光一现到万象俱足的距离。越来越多的原创IP在诞生之时就实现了文字、影像与交互游戏的同步共振、并轨生长，想象力的转化从未像当下这样迅疾如电。科幻作家认为，创作疆域壁垒边界正在大幅度消融。曾经“文如其人”指的是一位作家的字里行间凝结着他的生命年轮、阅历尘事与知识谱系。今天的技术正在成为作家延展知识边界的外脑，善用AI的创作者可以迅速填补跨学科的知识鸿沟，让文科的感性与理科的硬核在顶端自由合流。当作家在不同文体、不同板块间的跨域流动变得空前自由，或许能为华语科幻文学注入更多元的生机。但唯有人类的心灵，才能书写出漫长时间洪流中，人类亘古不变的爱恨纠葛、生死抉择与悲欢离合。这是文学不可被算法取代的至高价值。

### “人守住判断，机器放大能力”

第十七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方面，陈楸帆《刹海》获2025年度长篇小说奖金奖，宝树《未来故事》获2025年度中篇小说奖金奖，顾适《彼岸之路》获2025年度短篇小说奖金奖，《阿瑟·克拉克传》获2025年度翻译作品奖金奖，程林《机器人人文：关于机器人的想象、叙事与伦理》获2025年度非虚构作品奖金奖，姚利芬《韩松，在意义坍塌后仍然坚持行走I〈看的恐惧〉书评》获2025年度评论奖金奖，菊储获2023至2025年度新星奖。

评委会主席三丰表示，获奖作品抵达时代想象力的前沿，承载着作家对于人文与科技相融共生的思考。本届星云奖显现出华语科幻稳定的创作梯队与持续生长的活力，老中青三代创作者接续发力，共同拓宽华语科幻的叙事边界。期待更多新人扎根现实、大胆想象，用文字回应技术时代的精神命题，为华语科幻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。

本届华语科幻星云奖美术奖揭晓。风澜游戏、范文南、李上的《群星征途 2117》荣获2D组金奖；王晓峰《惯性远征》荣获3D组金奖；罗振鑫《九万遍釉青》荣获动画短片组金奖；今年新设的AI动画组，金奖为《重生》；《浑天星途》获得最佳科幻游戏美术奖。据主办方介绍，本届作品创作者覆盖资深概念艺术家、插画师、动画创作者，也吸引大量青年学生、独立创作者与跨界爱好者；媒介从手绘、CG绘画、3D数字雕塑到动态短片与AI短片，题材横跨硬核星际、东方哲思、近地未来、生态反思、文明考古与市井烟火。评委会主席赵恩哲认为，科幻美术并非科幻文学作品的附属插图，而是独立的叙事载体，“一张画、一段动画、一座数字模型，都可以独自构建文明、传递追问、叩问未来”。设立该奖旨在搭建一个更包容多元的创新平台，“尊重每一份真诚的想象，为深耕者提供肯定，为新人点亮微光”。

随着科幻叙事模式不断丰富多元，跨媒介融合已成为行业发展趋势。科幻的价值开掘不再囿于纸质文本的边界，IP全链条培育、多介质互文叙事、彼此赋能正成为海内外业界共同的方向。

在“社长对话：科幻产业与出版生态协同”主旨演讲和圆桌环节，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龙认为，人工智能对出版业的冲击已经覆盖多个层面。从生产端看，AIGC重构创作生产链条，导致文本过剩，大量套路化、无灵魂的文本涌现，许多书稿语言流畅，却看不到人的体温与真实生命经验；从载体端看，具身智能重新定义“阅读”，优质科幻IP、优质文本会成为各类智能终端的内容燃料，但静态出版物须经得起反复重读，拥有不可替代的思想与文学价值；从伦理与责任端看，出版物署名的背后，应当是真正思考过的人，人机共生不等于把笔交给机器，而是人守住判断，机器放大能力。“尤其面向青少年群体，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幻创作不仅要讲述未来技术，更要教会孩子思辨人与机器、人与技术的关系。”

中国科幻产业已连续三年稳定在千亿规模，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。作家出版社社长陈涛认为，文学审美根基是第一性的，品质是跨媒介开发的前提。针对不同类型的创作者，应制定差异化培养方案，搭建长期成长平台，持续扶持新人。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王冠认为，多元媒介为科幻出版物的版权归属提出了新课题。因此，版权签约时可采用权利拆分原则，清晰界定作者与出版机构双方权利归属，新增媒介形态单独协商授权，探索成熟的合作框架，保护IP长期生命力与全周期价值，保障各方长期收益。在科幻出海方面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波认为，需要协同搭建原创供给体系，合力推动中国科幻出海。具体来说，要打破出版机构之间的壁垒，共建联动机制，放大内容价值；共建海外传播矩阵、拓展海外发行渠道，共同推广联合体科幻内容版权，一同讲好中国科幻故事，提升中国科幻在全球的整体影响力和话语权。

光影为器，故事为本。文化创作生产模式发生深刻变革，推动内容创作者、跨媒介开发主体和技术力量密切协作，助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。活动期间，由海南壹天视界、青春你好传媒和完美世界影视三方共同发起成立华语科幻AI影像联盟。何夕《天年》、江波《南海救援48小时》、程婧波《灯花》、萧星寒《异重庆四重奏》四部科幻作品启动影视开发。

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、完美世界影视业务负责人曾映雪表示，技术不断发展，但影视创作仍需以好故事、好人物和真挚情感为核心。青春你好传媒创始人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梁振华表示，影视的使命是让文字中的恢宏宇宙与鲜活人物跨越媒介的边界，化作可感、可见、直抵人心的艺术呈现。希望通过编剧导师团等专业力量，推动优秀科幻作品跨越文字与影像的媒介边界。据悉，该联盟旨在整合科幻IP资源、专业影视创作力量与人工智能技术及产业资源，推动科幻作品从原创孵化向影像创作和产业落地延伸。

### 以科学为关键，以儿童为核心

在第七届少儿科幻星云奖中，董仁威《分子考古队》获年度中长篇小说金奖，凌晨《机器狗筋斗云的泰山比赛》获年度短篇小说金奖，潘亮获年度影响力作家金奖，李晓虎《故事的变身术》获2025年度评论金奖，辜曦获2025年度编辑金奖。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《时间胶囊·少年科幻系列》（第一辑）获2025年度丛书奖金奖。

评委会主席王泉根谈到，科幻文学以科学想象、科学思维、科学精神、科学逻辑书写明天、展望未来、追寻人类生命之光。少年儿童是未来的希望，是科幻文学核心读者群体。科幻文学唯有与青少年阅读有机衔接、深度融合，方能生生不息、行稳致远。本届少儿科幻星云奖入围、获奖作品展现出新时代少儿科幻的新力量、新视野、新风貌，“以科学为内核、以儿童为中心”的创作理念持续深化，少儿科幻创作正向着融入数智时代、贴近校园与社会生活的方向拓展。

《2025年度少儿科幻创作样态报告》也在活动期间发布。报告数据显示，2025年少儿科幻出版217部，同比增长35.6%。作者梯队方面，资深作家不断产出新作，青年创作者不断涌现，少儿科幻原创占比大幅提升。在内容方面，聚焦现实科技议题，比如盾构机、跨海大桥等大国重器题材和AI伦理、人机共处等人工智能题材；审美风格方面，进一步凸显东方元素的运用，将红色文化、中华文明起源、地域民俗等内容融入科幻叙事，体现本土美学自觉。展望未来，报告发布者、儿童文学专家崔昕平认为，儿童性、文学性、科学性三者平衡仍然是少儿科幻创作出版领域的核心问题，此外还应探讨AI写作的边界问题、版权归属与评价标准问题，着力规避同质化趋向。

### “让这束光照亮更多人”

多场科幻新书首发仪式和推介会相继举行。在董仁威、董晶联合创作的《宇宙观察者——刘慈欣及〈三体〉的成功之路》首发式上，邱华栋、刘慈欣、董仁威、陈涛、郑建华共同为新书揭幕。邱华栋认为，在《三体》问世20周年之际回顾这部作品，其中的宇宙观、人类观、世界观，与现实、历史的联结以及对人性深刻的体察都极具价值，不断拓展着文学的思想深度与表达疆域。“当一个文明学会用宇宙的尺度思考自身，它就不再害怕黑暗，因为它自己就成了光。而中国科幻的使命，就是让这束光照亮更多人。”

活动现场，刘慈欣回忆起创作《三体》的那段岁月。那时候，他在娘子关发电厂上班，每周六搭乘班车，去往四五十公里外的父母家中，周日再折返电厂。这趟往返的班车旅途成为他灵感最丰富、构思最完整的一段时光。有两回，班车已经驶回电厂，但他脑海里的宇宙图景仍不肯停歇。他怕下车之后的工作生活琐事冲散灵感，又随着司机原路返回父母家。刘慈欣谈到，写作的日子，仿佛同时栖身在两个互不交叠的平行世界，不断在两者之间穿梭。《三体》能抵达今天的远方，是因为读者心底始终存着一份追问，渴望探寻人与宇宙的关系。期望科幻小说持续向这一重要命题出发，答案未必唾手可得，但求索的过程能让我们的平凡生活如浩瀚宇宙一般辽阔，盛满想象。

2011年，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大会上，董仁威第一次采访刘慈欣。采访结束时，刘慈欣一句“我对人不感兴趣，我只对科学感兴趣”令董仁威心生好奇：文学是人学，一位文学写作者，何以对人不感兴趣？此后，董仁威持续阅读、研究，翻阅大量文献，慢慢读懂了刘慈欣独树一帜的创作特质。在董仁威看来，刘慈欣的文学是属于宇宙的文学，目光投向宏大的自然、广袤的宇宙，其文学性蕴藏在对自然之美、宇宙之美、科学之美的书写之中。

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主办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承办的“从未来出发·中国科幻集结号”丛书首发式在活动期间举行。该丛书囊括刘慈欣《鲸歌的原野》、王晋康《生命的传说》、江波《永恒之境》、陈楸帆《AI新人类》、宝树《最后一个作家》等5部作品，呈现出中国科幻创作的代际光谱；《大国重器科幻小说丛书》（文化艺术出版社）、《超新星少儿科幻大奖系列》（童趣出版公司）、《鲲鹏少年科幻丛书》（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）等多部少儿科幻新书齐发，为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搭建通往科幻世界的通道，夯实从文学、影视到其他产业的科幻产业基础。

望远镜望向深空，而文学的根始终扎在人间。科学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，想象赋予文明向前的勇气。当科幻的星光落进时代的土壤，一代代创作者以笔为炬，在技术奔腾的浪潮里守护文学的本心，让源于中国的想象向着辽阔宇宙持续生长。

## 观点集锦



**王元卓**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）：

我的研究领域是AIGC与具身智能。从专业视角看，现阶段的大模型并不具备自我认知、真实欲望以及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，真正值得警惕的风险是目标对齐失效。能力强大的AI系统如果接收到模糊不清的指令，会一味机械地执行任务，一路将错误的路径贯彻到底。这类没有情绪、不会犹豫恐惧，也不会主动反思方向对错的智能系统，其危险程度甚至高于带有主观恶意的人类。

随着AIGC、具身智能快速落地，机器人逐步走进家庭、课堂、手术室等各类真实场景。工具的能力越是强大，人类就越要牢牢掌握主导权。面对AI浪潮，我们可以拥抱新技术，但绝不能产生依赖，即便脱离AI辅助，人类依旧应当保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对于人工智能科研工作者而言，科幻不只是休闲读物，更相当于一场“预训练”。科幻先行推演尚未发生的世界，帮助我们预判技术的危险边界、厘清伦理底线，思考人类不可被机器替代的特质。机器可以批量生成海量内容，但判断什么内容真正值得被听见，这件事只能由人类完成。



**胡 哲**（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）：

在阅读科幻文学、参与各类科幻活动的过程中，科技人文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科技指向理性，探索世界规律，不断创造新的可能性，而人文指向价值、意义与共情，更多关切人的尊严、伦理与情感。“科技人文”不是科技和人文两个领域简单的叠加，而是要以人文的视角审视科技，以科技的视野拓展人文。刘慈欣曾谈过，“科幻是把人文的镜子举向远方”。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使得“科技人文”再一次重拾“融合”与“赋能”的关键性路径，来应对“数字文明”“脑机接口”“AI写作”等新的议题，借助未来的想象，将人重新放回到技术中心。当科学家、创作者、科幻文学研究者、科幻文学读者齐聚一堂时，呈现的是跨越身份的对话，打破认知边界的圈层壁垒，使科技人文融合从专家对话，变成公共层面的未来思考。



**顾 适**（科幻作家，正高级工程师）：

我的小说《彼岸之路》发表在《北京文学》2025年第8期，讲述了一个已经完成意识上传的人类，通过具身载体再次回到现实世界的见闻，试图用科幻去探讨人类意识、记忆与身体三者的关系。

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里，人与生活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剧变，手机已成为了我们的外置器官，应用程序缓存与聊天记录成为了我们的分布式记忆存储器。《彼岸之路》的世界则更进一步，将身体作为改造的对象，变成互联网的终端。于是，小说的落点便从遥远的未来回到文学最本质的问题：人何以为人，自我该如何安放，存在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？

科幻可以拓宽科学与文学的边界，让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重新认识和理解当下。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和科幻作家，对未来的叙事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我的现实生活——规划、计划和目标决定了我们每一天的行动，而当下的日常也必然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。在这几年围绕“当下的未来”的创作尝试中，我相信依托科幻这一方法，还有很多可以继续探索的叙事可能。

很期待能与读者们一起前行，为大家带来更好的科幻故事。



**鲁 般**（青年作家）：

说到未来如何，或许我们该看看过去如何。我想谈一根特殊的断骨。1839年，弗朗西斯·特罗洛普为创作《工厂男孩迈克尔·阿姆斯特朗》，特地去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实地走访，跟工人交谈，在创作中获得强烈的使命感。1844年，英国通过《工厂法》强制要求传动齿轮、飞轮必须加装护栏；1848年，盖斯凯尔夫人的《玛丽·巴顿》发表。作品中，老工人巴顿对女儿玛丽谈起邻居简·威尔逊说：“她身子被飞轮绞住，腿已经断了，从此走路永远一瘸一拐。”巴顿之后还补了一句关键的话：“那时候飞轮都还没装防护罩呢。”这可能是世界文学里最早出现机械导致的断肢，是蒸汽时代留给文学的第一块断骨。从非虚构的记述到虚构的呈现，这一根断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文学存在的意义。我们在现实里看到了一切的发生，而通过文学我们会再次发现，并永远记得。那个机器占领世界的时代，文学同时记录着繁荣和苦难。在AI可能占领世界的时代，文学依旧有责任看见，而现在的科幻作家和工业时代的作家们要做的别无二致，去发现这根断骨。